

## 导言

毋庸置疑，共生于宋代相同的社会环境土壤中，宋代的理学与文学不可能没有关联。但是，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如何对文学发生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反过来，文学对于理学是否也同样存在影响，影响的方式和力度又如何？学界对宋代理学家邵雍、朱熹的文学活动已经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sup>①</sup>，魏了翁作为宋代理学家队伍中文学创作非常活跃的一员，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是促使笔者选择这一课题的基本动因。

众所周知，宋代是理学发生、发展、兴盛的时代，从北宋初三先生说中理学思想的萌芽，到南宋理宗朝对理学地位的官方认可，理学跃居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国家正统，成为一种新的权力话语系统。<sup>②</sup> 理学在宋代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惟其漫长，它对两宋三百年的文化和文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惟其曲折，它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和人物的沾溉就有了程度的差别。宋代又是文学的繁荣昌盛时期，传统诗文在继续发展，且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词作为新兴文体，经历了唐五代的准备酝酿阶段后，于这个时期迎来了它的创作高潮，以致被看作宋代文学的代表样式。杂剧、歌舞转踏、大曲、法曲等戏剧表演形式也萌生于宋代，为后世戏剧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理学兴盛，文学繁荣，史学发达，合构成“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sup>③</sup>的空前盛况，两宋积弱积贫的社会，却

<sup>①</sup>如郑定国《邵雍及其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sup>②</sup>[美]刘子健《作为超越道德主义者的新儒家：争论、异端和正统》，见[美]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2页。

<sup>③</sup>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孕育出民族文化瑰宝辉光璀璨的新纪元,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哲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作为一个时代意识形态在不同领域的表征,共生于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其间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就两者之间关联性作探析,无疑对深化宋代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都大有裨益。

宋代的文官政治,从制度层面上保障了文人士大夫的身份强势。与文官政治的特点相适应,宋代士大夫表现出身份的多样化特征,文人、学者、官僚三重角色集于一身,使他们往往兼擅多能,在不同领域都青史留名,辉映后世,如晏殊、寇准、欧阳修、富弼、文彦博、苏轼、陈与义、张孝祥、杨时、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叶适、真德秀、包恢、金履祥等,当然也包括本书所讨论的魏了翁。对于身兼数种角色、涉足多个领域的宋代士大夫来说,综合融通性的研究尤为必要。

魏了翁是南宋后期理学的重要人物,他的理学思想兼容并蓄,既受朱陆之学的影响,又有苏轼蜀学、张栻湖湘学、叶适事功学的影响。他对于融合理学各家学说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不断呼吁,多方奔请,对理学思想得到宋廷的官方认可功不可没,而他晚年的折服心学,对于宋以后尤其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兴盛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他是一个优秀的官员,无论在朝为官还是仕于外任,都恪尽职守,勤于政事,宦绩赫赫。他又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先后在蒲江、靖州等地创办鹤山书院,推广教育,泽被后学。他更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在理学、经学、医学、文学、书法等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

关于魏了翁的理学思想和理学史地位,哲学界和史学界颇多关注,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他的文学活动,则甚少有人注意。这种局面直到现当代始出现转机。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对他的文学观念及词和散文创作有简要阐述。胡昭曦《诗书持家,理学名门——宋代蒲江魏氏家族研究》(载《胡昭曦宋史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文探讨魏氏的家族文化传统。谢桃坊先后撰《论魏了翁词》(《天府新论》1996年第1期)、《魏了翁词编年考》(《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考察魏了翁的词创作情形。张思齐的《魏了翁以理论诗学说的跨学科比较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讨论魏了翁的诗学理论。以上研究从不同侧面对魏了翁的文学作了有益探索,但总体来说,这种研究状况相对于魏了翁丰富的文学实践,仍显得薄弱与不足。

近年来,关于宋代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引起研究者越来越多的重视,马积高、韩经太、李春青、许总、潘立勇等学者于此用力颇多,先后有专著问世,从不同角度展开讨论。与此同时,理学家的文学活动也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揭示理学家的文学活动面貌,探讨其文学与理学间的关系,并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整体把握理学家的文学活动规律,进而总结概括理学与文学间的互动影响,这应是关于宋代理学与文学关联性研究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理学大家朱熹、邵雍的文学研究均已有专著出现,如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郑定国《邵雍及其诗学研究》等。魏了翁存诗八百余首,词一百八十余阙,另有趣跋、书奏类文若干。在宋代理学家群体中,他的诗歌数量仅次于朱熹和邵雍,词作数量则为理学家之冠。魏氏诗有的是理学家面孔,有的情理俱佳,置于唐宋诗人集中,亦毫不逊色。其词亦饶有风致。其题跋、书奏类文字既有见解,又富文采。换言之,理学是魏了翁的本色,文学乃其变相,他的诸多作品中呈露其本相,但也有相当数量作品,随物化身,变态万方。故从其文学创作的面貌来说,魏了翁是研究宋代理学与文学最为典型的个案标本之一。

本书力图对魏了翁的文学活动做出较为全面客观的论述。魏了翁的文学在他的时代,尤其是在蜀中,影响很大,追随者很多。魏氏家族诗书传家,其家族文学活动也很显著。研究魏了翁文学,不仅可以揭示他个人的文学创作面貌,对于考察魏氏家族文学和当时的蜀中文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迄今为止,笔者尚未看到全面研究魏了翁文学的著作,因此,展示魏氏文学活动的全貌,将是本书的主要任务。本书力图解决下列问题:其一,描述魏氏的交游活动圈和交游方式,尤其着力于其交游中与他的理学思想和文学活动关系比较密切者,以此展示魏了翁的生平行实及当时蜀中的文化学术活动情形。其二,揭橥魏氏文论体系,特别致力于他的文学观念的理学思想根源及与其理学前輩的比较研究,努力探索魏氏理学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其三,对魏氏文学创作文本的研究,包括诗、词、文各种文学体式的研究。其四,评价魏氏的文学史地位。其五,在对魏氏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汲取学界已有的关于理学家文学的研究成果,对宋代理学与文学的关联性做出初步的总结概括。

本书首先运用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对魏了翁《鹤山集》做版本考述和文字校勘。《鹤山集》尚无现代标点校注本,笔者通过版本比较,认为《鹤山集》目前最好的版本是《四部丛刊》本。本书拟以《四部

丛刊》本为底本,同时参校宋开庆本、明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对《鹤山集》予以校勘,奠定扎实可靠的研究基础,并为以后完成魏了翁诗词的编年笺注做些前期工作。

原典细读是本书写作中采用的最基本方法。传记资料、后人研究成果固然非常重要,但笔者恪守原典优先的原则,以魏了翁著述的基本文本为细读精读对象,故诸种观点看法,虽广泛吸纳了往哲时贤的精妙见解,但所论皆是对文本的验证体会,合于文本实际者则取,不合文本实际者则舍,所谓“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sup>①</sup>,此亦可谓与鹤山之“自得”说心有戚戚焉。

比较分析法也是本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如魏了翁同其理学前辈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比较研究,魏了翁与其同时代其他理学家文学活动的比较研究,理学家与文学家的比较研究等等,在比较中凸现魏了翁的文学活动特色,这一点将贯穿于本书研究始终。

本书还使用了统计法,对魏了翁诗词文作数量统计和分类研究,以期客观全面地展现他的文学活动面貌。

宋代理学与文学的关联性研究,是笔者近年来颇多倾力的课题。本书仅仅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努力。今后,笔者对此课题还将继续关注。

<sup>①</sup>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周振甫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5页。

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学者称鹤山先生。其父亲，史籍见不到其姓名，只知其曾祖魏大昕、祖父魏革，俱不见功名记载。魏革娶同郡高氏为妻，生七子二女，七子分别是：敏孙、上行、和孙、南寿、直行、孝璿、孝寿，二女成人后分别适高大成、樊居义。魏了翁的祖母高氏之兄高黄中无子，魏革把魏孝璿过继给他为嗣，魏孝璿更名为高孝璿。高孝璿娶妻谯氏，生有六子，依次为：高载、高稼、高崇、高定子、高茂叔、魏了翁。魏了翁本为高孝璿季子，高孝璿“既知为魏氏子，尝欲归宗，却因以请本州文解有名籍在礼部，恐费申明”<sup>①</sup>，加之高孝璿在魏家的胞兄魏上行无子，高孝璿遂以子了翁“代归本姓”，还嗣魏家，过继给魏上行为子，即为魏了翁。故魏了翁的生父母为高孝璿和谯氏，养父为魏上行。

## 第一章 魏了翁的生平、交游及著作考述

### 第一节 魏了翁的生平

中国历史上的南宋政权，是个偏安于半壁江山的小朝廷，在其风雨飘摇的一百六十年统治时期，内忧外患，危机重重，许多仁人志士在这个特殊的舞台上演出了他们壮烈的人生悲剧。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重要阶段，活跃着一批理学家，理学在南宋后期取得官方认可，成为官方哲学，直接影响到宋以后中国哲学的走向。本书所讨论的魏了翁，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学者称鹤山先生，四川邛州蒲江（今蒲江县）人。其曾祖魏大昕、祖父魏革，俱不见功名记载。魏革娶同郡高氏为妻，生七子二女，七子分别是：敏孙、上行、和孙、南寿、直行、孝璿、孝寿，二女成人后分别适高大成、樊居义。魏了翁的祖母高氏之兄高黄中无子，魏革把魏孝璿过继给他为嗣，魏孝璿更名为高孝璿。高孝璿娶妻谯氏，生有六子，依次为：高载、高稼、高崇、高定子、高茂叔、魏了翁。魏了翁本为高孝璿季子，高孝璿“既知为魏氏子，尝欲归宗，却因以请本州文解有名籍在礼部，恐费申明”<sup>①</sup>，加之高孝璿在魏家的胞兄魏上行无子，高孝璿遂以子了翁“代归本姓”，还嗣魏家，过继给魏上行为子，即为魏了翁。故魏了翁的生父母为高孝璿和谯氏，养父为魏上行。

<sup>①</sup>《申尚书省乞荫补表侄高斯谋状》，《鹤山集》卷二三。

行,养母姓氏不见记载。养父母、生父母均曾因魏了翁而得恩赠<sup>①</sup>。魏了翁对生母谯氏感情深厚,为她作了许多诗词贺寿(诗文中称谯氏为“叔母”)。

魏了翁生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六月八日。关于他的名字由来,张端义《贵耳集》有如下记载:“鹤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时,其先公昼寝,梦有人朝服入其卧内,因问为谁,答曰‘陈了翁’。觉而鹤山生,所以用其号而命名。陈莹中前三名登第,后两甲子,鹤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处风节,相似处极多。”(卷下)陈瓘,字莹中,号了翁、了斋,为北宋名臣。这个颇具神话色彩的传说虽不足凭信,却也能从中见出后人对于魏了翁得名的解释及其对他的褒誉。魏了翁四岁时,跟从乡先生何普启蒙学习,十五岁作《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sup>②</sup>,为里人推许。十七岁,他拜乡先生章寅臣为师学习,章寅臣对他期许很高,授之以义理之学。第二年,魏了翁参加县试,以举文受知于蒲江县令冯仰之,居第三名。二十岁那年,魏了翁拜谢恩师范荪,作《谢邛守范季才宗丞启》,通篇骈语,词藻华丽,范荪诫之以“敛华就实”。此事对魏了翁影响颇深,此后数年中,他多次提及,他后来重视义理之学以及重道轻文思想的形成,当与此有一定关系。

宁宗庆元四年(1198),魏了翁二十一岁。这年秋天,他参加四川类省试,以《易》冠首同试经生。类省试是南宋朝廷专门为四川等距京城较远、又为边防重地的地区而设的考试,录取者可径赴殿试。考试科目有诗赋和经义两种,治经者可取五经中任一经应试,魏了翁所取为《易》经。次年三月,魏了翁赴京应试,五月殿试,御擢第一,因策及道学,以第三名及第。关于这次应试结果,魏了翁《四川茶马司干办公事韩甲墓志铭》中云:“奏入有司第,某为第一。寻置之第三,恩数仍视

<sup>①</sup> 魏了翁《焚黄告先墓文》云:“(开禧二年)九月,上祀明堂,同沐诸臣。某时由校书郎出守汉嘉,既陛辞,犹以官薄得赠考承事郎,妣孺人。……比岁生还,起家为吏,会宗祀明堂,先考妣以恩升四品官。”(《鹤山集》卷九八)按:文云“比岁生还”,指绍定四年六月鹤山由靖州贬所诏复原职。封赠之事在他自靖州返还之后、起家渡泸帅东川之时,此在绍定六年。《宋史》卷四一《理宗》一:“(绍定六年)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辛亥,祀明堂,大赦。”与鹤山记述合。又嘉定十五年,鹤山上《申尚书省乞荫补表侄高斯谋》,云:“(了翁)今官及带职员郎,而本生父母不得封赠。”(《鹤山集》卷二三)可知开禧二年封赠者,乃鹤山养父母,则绍定六年封赠者,当为其生父母。

<sup>②</sup> 《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第12965页。

首选甲科。”<sup>①</sup>《宋史·魏了翁传》云：“庆元五年，登进士第。时方讳言道学，了翁策及之。”《宋会要辑稿》亦作同样记载。可知魏了翁此次应举由第一被改为第三，与他策及道学，触犯时忌有关。魏了翁后来在《送二兄三兄赴廷对》诗中明确言之：“天子龙飞春，了翁对轩陛。柄臣方擅朝，党论如鼎沸。轧轧不能休，一挥三千字。植治贵和平，用人戒偏陂。天子擢第一，期以风有位。寻置之三人，仍诏恩礼视。”<sup>②</sup>庆元年间，韩侂胄擅权，党禁严酷，魏了翁却于试策中言及道学，可知他对于道学倾心甚深。他后来为理学多方呼吁奔请，实也是渊源有自。触言道学，虽致魏了翁未入仕途便遭坎坷，却也为他带来声誉，一些有识之士颇为嘉赏他的勇气和见识，当时的监察御史张岩即赠言称赞他“江汉世载其英，独主斯文之统”<sup>③</sup>。

庆元六年（1200），魏了翁以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试西川幕府，就任成都，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从这年起到理宗宝庆二年（1226）贬谪靖州前的二十余年，是魏了翁入仕从政时期。他在此期间的行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为官利民、办学授业及弘扬理学。

为官利民。宁宗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筹议北伐。魏了翁上书认为，金人虽是强弩之末，但地广形疆，未易猝图，应当急于内修，缓于外攘，以俟可为之时。这显然有忤韩侂胄急于北伐之意，御史徐楠欲劾魏了翁狂妄，韩侂胄不愿因此成就魏了翁名声，乃制止之。这年十二月底，金国派来的贺正旦使倨傲无礼，魏了翁进乾道年间虞允文折金使故事，韩侂胄上闻，请驾还内以捍卫赵宋朝廷尊严。开禧三年，吴曦叛乱，魏了翁上书韩侂胄，献讨伐叛贼方略。由魏了翁与韩侂胄的交接可知，他的出处行事，完全以朝廷和国家利益为重，丝毫不掺杂个人的喜好恩怨。

宁宗嘉定四年（1211），魏了翁知汉州。在汉州，他大力鼓励农业生产，作劝农文，到郊外亲自视察农事。次年夏，因汉州境内桥梁垮塌，造成百姓死伤，魏了翁因此被免官。他离开汉州时，老百姓沿途相送，依依挽留，魏了翁感动地作词为谢，云：“万人遮道，拔不断，争挽房湖逐客。”<sup>④</sup>

①《鹤山集》卷七二。

②《鹤山集》卷二。

③《阅静老人文集序》，《鹤山集》卷五三。

④《广汉士民送别用韩推官韵为谢》，《鹤山集》卷九四。

嘉定六年(1213)秋，魏了翁复官出知眉州。此后两年中，他在眉州政绩卓著。《宋史·魏了翁传》记载：“眉虽为文物之邦，然其俗习法令，持吏短长，故号难治。闻了翁至，争试以事。乃尊礼耆耆，简拔俊秀，朔望诣学宫，亲为讲说，诱掖指授，行乡饮酒礼以示教化，增贡士员以振文风。复蟆颐堰，筑江乡馆，利民之事，知无不为。士论大服，俗为之变，治行彰闻。”以后，他在遂宁、泸州等任，都颇有政绩。明代孙承恩《赠潜江田侯赴夔州别驾六首》(其六)云：“宦绩从来盛蜀中，前有文翁后了翁。寻常俗吏非君事，政教须当继古风。”<sup>①</sup>他的嘉范懿行，成为后人的仕宦楷模。

嘉定十五年(1222)秋，魏了翁奉召入京，先后担任兵部郎官、吏部司封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国史院编修官。期间，他多次上书言事，所论均为朝廷急务，如《论事变倚伏人心向背疆场安危》、《论士大夫风俗》、《论除授之间公听并观如元祐用人》等，言辞恳切，忠心可鉴。

**办学授业。**嘉定三年(1210)春，魏了翁在为生父魏孝畴服丧期间，于家乡创办鹤山书院，开门授徒。书院落成时，恰好遇上准备参加秋试的邛州学子没有讲习之所，魏了翁遂召他们来书院授业。秋天，学子们参加类省试，多人入选，书院几空，一时传为美谈。嘉定四年，他免官回到蒲江，修缮书院，取友四方，与之共学，负笈而至者络绎不绝。川蜀虽然远离京畿，但当时蜀中有一些博学鸿儒，致力于创办书院，教化子弟，故蜀地为学风气甚浓。魏了翁的鹤山书院应运而生，为家乡化育英才做出了重要贡献。“魏公圣人徒，志比曾闵肩。讲道振西蜀，学子从如烟。”<sup>②</sup>张之厚《鹤山先生文集序》亦云：“昔汉文翁治蜀，选弟子质美有才者，……诣长安受业博士，学成，使之归教于乡，而蜀人遂多知学者矣。……历魏晋唐宋两千余载，而蜀人咸知义理之学，自鹤山先生始。”<sup>③</sup>

**弘扬理学。**魏了翁在《答朱择善》一书中回忆说：“某少时只喜记问词章，所以无书不记。甲子、乙丑年间，与辅汉卿、李公晦邂逅于都城，即招二公，时时同看朱子诸书。只数月间，便觉记览词章者皆不足以以为学。于是取六经语孟，字字读过，胸次愈觉开豁。”<sup>④</sup>辅汉卿和李

①《文简集》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谒鹤山祠》，[明]顾璘《顾华玉集——凭几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光绪《蒲江县志》卷三引。

④《鹤山集》卷三五。

公晦都是朱熹的门人,得朱熹之学,尤其是辅广,“从朱文公最久,尽得公平生语言文字”<sup>①</sup>。他们两人与魏了翁同看朱子之书,相互讨论发明,使魏了翁得以深入接触朱子之学,以后,魏了翁在蜀地广泛发扬朱子之学,刊布朱子著述,与辅汉卿、李公晦对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嘉定元年(1208)四月,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吴猎在成都府学建立三先生祠堂,祠周敦颐和二程,魏了翁应邀撰写《成都府学三先生祠堂记》。吴猎的这一行为,对于彰显理学意义重大,魏了翁所作祠堂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嘉定九年(1216)正月,魏了翁上书为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人请谥。魏了翁此举意义非凡小可。封建社会的赐谥有严格规定,非王公贵族、重臣权要者,是没有资格得到朝廷的赐谥的。按照这个标准,周敦颐和二程显然不能够得谥。魏了翁在上疏中,大力称扬周敦颐和二程之学,阐明其对于教化天下人心的重要性,为提升理学地位奔请呼吁。嘉定十年正月,魏了翁再次上书为周、程等三人请谥,并以张载为请。嘉定十二年,魏了翁在泸州任上,招李坤臣于家,讲读三礼,研讨发明,士无远近,负笈来观。嘉定十三年六月,朝廷诏赐周敦颐及二程谥号,魏了翁作为元奏请官,得诏书副本,他为谥告作序,并刻石锓板以广其传。这些举措,都有利于理学思想在蜀地的传播。

理宗宝庆元年(1225)十一月,朱端常弹劾魏了翁欺世盗名,追降朝请郎,靖州居住。关于魏了翁此次被贬,正史、野史记载颇多,为他鸣不平。魏了翁此次遭谗言构陷,应当说早就埋下伏笔。他在朝期间,多次上书言事,颇触时忌,当年八月,胡梦昱应诏上封事,言及济王事,言辞恳切,真德秀与魏了翁读而叹曰:“下寮乃有斯人,吾当端拜。”<sup>②</sup>后胡梦昱因此被削籍,羁管象州,朝官多有所畏忌,而魏了翁却为他饯行。了翁此举颇为史弥远党人忌恨,李知孝因此劾了翁首倡异论,欲打击排挤之。史弥远畏忌公议,为了外示优礼,改任了翁为权工部侍郎,旋又诏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了翁上书请辞。不久,就有朱端常弹劾事。可以说,魏了翁遭贬居,完全是史弥远一派排除异己、谗言陷害的结果。在朱端常劾魏了翁不久,更有卑劣小人梁成大落井下石,妄称了翁罪大罚轻。《宋季三朝政要》云:“梁成大……为弥远

①《朱文公语类序》,《鹤山集》卷五三。

②《赐谥省札》,胡知柔《象台首末》卷五。

鹰犬，尝贻书所亲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伪君子，此举大快公论’。中外籍籍，目之为梁成犬。”（卷一）南宋罗大经更谓：“余谓犬之狺狺，不过吠非其主耳，是有功于主也。今夫不肖之台谏，受权贵之指呼，纳豪富之贿赂，内则翦天子之羽翼，外则夺百姓之父母，是有害于主也，吾意犬亦羞与为伍矣。”<sup>①</sup>魏了翁赴靖州前，临安城为他饯行的官民帐饮城外，连日络绎不绝，可见人心之向背。

靖州，今湖南靖县，时属荆湖北路，偏僻落后，“靖为郡百二十七年，布髦跣足之风未之有改”<sup>②</sup>。魏了翁在这里度过了他长达七年的贬居生活。谪居靖州时期是魏了翁学术上的建树高峰期，他的《周易集义》、《九经要义》、《古今考》、《经史杂抄》、《经外杂抄》等重要著述就著于此时。他常常与友朋或书信往来，或聚首高谈，探讨理学义理。他还于靖州城东纯福坡创办鹤山书院，教化当地子弟。“自魏文靖公窜靖州，士始知学”<sup>③</sup>。“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sup>④</sup>。前人赞曰：“公之有功道学，又非独蜀人士之沾丐已也。”<sup>⑤</sup>

理宗绍定四年（1231）六月，魏了翁诏复原职。次年八月，诏除宝章阁待制、潼川府路安抚使知泸州，了翁请辞未果，遂于次年春赴任。了翁在任一年半，政绩颇佳，《宋史·魏了翁传》称：“泸大藩，控制边面二千里，而武备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楼橹雉堞，增置器械，教习牌手，申严军律，兴学校，蠲宿负，复社仓，创义冢，建养济院。居数月，百废具举。”这时期，蒙古贵族势力日渐逼迫，洪咨夔、蒋重珍先后上书，乞用魏了翁等人。理宗端平元年（1234）五月，诏魏了翁赴阙，他上书请辞。九月，诏为权礼部尚书，入对奏事。端平二年（1235）六月，魏了翁抵京，除授礼部尚书，他连上五疏论国事。此时，蒙古军队步步进逼，南宋朝廷危机日甚，魏了翁接连上书，提出应对策略。十一月，诏魏了翁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期间，台臣李鸣复等人数次上奏，隐指魏了翁结党营私，为避免授人以柄，他遂数次上书请辞。理宗对魏了翁倚重甚厚，不允辞，并且又诏令他兼督视江淮军马。魏了翁出京时，理宗御书唐严武诗二十八字及

①《鹤林玉露》丙编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274页。

②《答苏伯起振文》，《鹤山集》卷三六。

③《靖州广德书院记》，[元]揭傒斯《文安集》卷一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九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张之厚《鹤山先生文集序》，光绪《蒲江县志》卷三引。

“鹤山书院”四大字送之，诏令宰臣饯于关外，可谓荣耀。魏了翁临危受命，驰骋于抗蒙前线，日夜操劳，辛苦备至。以后，朝廷虽有数次任命，了翁却已精殚虑竭，于理宗嘉熙元年（1237）三月十八日在姑苏阖然而逝。据《宋史·魏了翁传》，魏了翁逝世后，“遗表闻，上震悼，辍视朝，叹惜有用才不尽之恨。诏赠太师，谥文靖，赐第宅苏州，累赠秦国公”。

魏了翁高尚纯粹，清正澹泊，勤于职守，勉力学术，道德文章，超卓杰特。吴潜赞他：“识照古今而不自以为高，忠贯日月而不自以为异。德望在生民，名望在四夷，文章之望在天下，后世盖所谓兼精粗、一本末，集乾淳之大成者也。”<sup>①</sup>李慈铭甚至说他：“其学经世而切用，其人和而近圣。”<sup>②</sup>魏了翁毕生研究义理，倡明理学，是南宋后期重要的理学人物。他生于理学巨子程朱之后，于理学新义的发明虽或少，但对于理学的传播弘扬则不遗余力，为理学的公开化、合法化、正统化、主流化，奔请呼吁，为开蒙蜀人、普及教育，亦有大功德。魏了翁不只是理论的儒家，是学者，同时是实行的儒家，是官员。作为官员，他可谓循吏，因他能将儒理不仅贯穿于自己心中，而且落实到公务上，内外一致，理实一致，言行一致，公私一致。国家危难之时，他又能临危受命，以身许国。“直将天理感人心，径斩贼头报明主”<sup>③</sup>是魏了翁对安丙的高度评价，也足以作为他本人既注重理学教化，又投身现实国事的生命历程的恰切写照。

## 第二节 魏了翁的交游

魏了翁一生为宦近四十年，遍历山水，交游广泛，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庞大交游圈。<sup>④</sup>其交接对象，从地域看，有以他的家乡邛州蒲江为主的蜀中交游，也有蜀地以外的交游；从身份看，以理学中人为

①《魏鹤山文集后序》，《履斋遗稿》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越漫堂读书记》。

③《安大使丙生日》，《鹤山集》卷一。

④关于魏了翁之生平交游，缪荃孙《魏文靖公年谱》、彭东焕《魏了翁年谱》、刘虹《魏了翁学术交游考》（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论文，1994年）均有论列，可参看。

主，兼及文学之士和朝廷官员等。本节就其交游中与他的理学思想和文学活动关系比较密切者，择要考述之。

魏了翁的交游主要有三个方面：理学同道间的往来、师门承传式交游和家族式交游。

**理学同道间的往来。**魏了翁在很多领域均有建树，但最主要的是他的理学家身份和在理学史上的贡献，因此与他交往的多为理学中人。主要有：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与魏了翁为同年进士，二人都致力于倡明道学，意气相投，时人并称“真魏”。吴宽《敕祀鹤山先生魏文靖公记》云：“公以立朝大节及讲明道学之功，当时与真文忠公相上下，故人以‘真魏’并称。”<sup>①</sup>《宋元学案》卷八一“西山真氏学案”黄百家案语亦云：“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鹤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传相比，后世亦无敢优劣之者。”

辅广，字汉卿，号潜庵，崇德（今浙江桐乡）人，朱熹门人。尝筑传贻书院，讲学其中，学者称传贻先生。《宋史》无传。《宋元学案》卷六四有“潜庵学案”。庆元党禁时，朱熹门人多远避，惟辅广不为所动，朱熹评价曰：“当此时立得脚定者甚难，惟汉卿风力稍劲。”<sup>②</sup>魏了翁《答朱择善》云：“甲子、乙丑年间，与辅汉卿、李公晦邂逅于都城，即招二公，时时同看朱子诸书。”<sup>③</sup>又《朱文公语类序》云：“开禧中，余始识辅汉卿于都城。汉卿从朱文公最久，尽得公平生语言文字。每过余，相与熟复诵味，辄移晷弗去。”<sup>④</sup>按，甲子、乙丑在宁宗嘉泰四年（1204）及开禧元年（1205），时魏了翁年二十七八，由武学博士改秘书省正字。

李方子，字公晦，号果斋，邵武（今属福建）人，朱熹门人。辅广、李公晦与魏了翁同看朱子之书，使他幡然醒悟于词章之学。

度正，字周卿，铜梁（今属重庆）人，绍熙元年进士，尝问学于朱熹，著有《性善堂稿》十五卷等，《宋史》卷四二二有传。鹤山《朱文公语类序》：“嘉定元年，余届成都，度周卿请刻本以惠后学，……周卿由是姑

①《吴郡文粹续集》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元学案》卷六四“潜庵学案”之“朝奉辅传贻先生广”引。

③《鹤山集》卷三五。

④《鹤山集》卷五三。

徐之。”<sup>①</sup>盖度周卿请刻朱子之书，鹤山以为尚非其时，不允。  
【注】 谢仲午（1171—1229），字仲甫，号说斋，与魏了翁比邻而居，著有《孟子旨义》、《说斋集》等。鹤山贬居靖州，谢仲午寄诗，贺其南徙。《宋元学案》列为“鹤山讲友”，云：“时鹤山亦还靖，以诗贻之，喜其以罪行，盖其高节如此。”<sup>②</sup>

杨汝明，字叔禹，眉州青神人，治诗赋。知泸州，创五峰书院。杨汝明出知泸州，鹤山有送行诗《送杨尚书汝明知泸州》，见《鹤山集》卷四。

宋德之，字正仲，唐安人，张栻门人，“二江九先生”之一。《宋元学案》云：“嘉泰末，平原已有开边之说。……先生请外，有留之者，迁太常丞。次年，出知阆州。”<sup>③</sup>鹤山《送宋常丞德之知阆州》云：“我来今二年，几度与客违。名位偶相似，临分重依依。”<sup>④</sup>

吴猎，字德夫，潭州醴陵（今属湖南）人，尝问学于张栻、朱熹。《宋史·吴猎传》称“湖湘之学一出于正，猎实表率之”<sup>⑤</sup>。开禧三年正月，鹤山过江陵，至吴猎幕府。鹤山《敷文阁直学士赠通议大夫吴公猎行状》云：“某自春正月道荆西归，公谓其可与语，尝挈与分视守备。”<sup>⑥</sup>嘉定元年（1208），吴猎于成都府学揭白鹿洞学规，建三先生祠堂，以祠周敦颐及二程，邀鹤山撰写《成都府学三先生祠堂记》，文见《鹤山集》卷三八。

张忠恕，字行父，张栻从子，张浚之孙。理宗宝庆元年（1225）五月，诏求直言，张忠恕上封陈国事。“疏入，朝绅传诵。始魏了翁尝勉忠恕以‘植立名节，无愧家声’，及是叹曰：‘忠献有后矣！’”<sup>⑦</sup>是年底，鹤山贬赴靖州，途中与张忠恕在岳麓精舍论学讲道至夕，止宿道林僧舍。事见《直宝章阁提举冲佑观张公墓志铭》（《鹤山集》卷七七）。魏了翁曾高度赞许张忠恕秉承家学之风，称其“拳拳体国似浚，拨繁剖剧

①《鹤山集》卷五三。

②《宋元学案》卷八〇“鹤山学案”之“教授谢说斋先生仲午”。

③《宋元学案》卷七二“二江诸儒学案”之“知州宋彭山先生德之”。

④《鹤山集》卷一。

⑤《宋史》卷三九七，第12088页。

⑥《鹤山集》卷八九。

⑦《宋史》卷四〇九《张忠恕传》，第12330页。《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三亦有同样记载。

似其父构，敛华就实则有志义理之学，尝有闻乎栻之教矣”<sup>①</sup>。

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宋史》卷四三四有传。叶适长魏了翁二十八岁。鹤山《显漠阁学士特赐光禄大夫倪公墓志铭》曰：“开禧二年秋，了翁以馆职论事，忤韩侂胄，补外。……至金陵，与永嘉叶正则从容道前事。”<sup>②</sup>魏了翁此次拜谒叶适，有《上建康留守叶侍郎适书》，叶适应请为之撰斋铭，云：“临邛魏华甫，自校书郎出守汉嘉，于是生二十九年矣。榜其斋曰‘师立’，而请为铭。”<sup>③</sup>

李坤臣，临邛人，魏了翁讲友，曾与鹤山共同探讨《周礼》。高斯得《秀岩先生三礼辨后序》：“嘉定间，季父鹤山先生衡恤里居，以书帛致临邛李先生坤臣共读《周礼》，予时以诸生执经座下，每见二先生以礼文残缺、汉儒穿凿附会为叹。”<sup>④</sup>

**师门承传式交游。**是指魏了翁和他的师长辈以及弟子辈间的交游。魏了翁先后以何普、杜希仲、章寅臣、范荪为师，他对这些师长都非常尊敬。何普、杜希仲、章寅臣三人身后，魏了翁均为他们撰写墓志铭，表达尊师感恩的缅怀之情。范荪，字季才，华阳（今四川双流）人，与范仲黼、范子长、范子该并称“四范”。魏了翁二十岁那年，作《谢邛守范季才宗丞启》，词藻华丽，范荪以“敛华就实”诫之，对魏了翁影响很大，魏了翁后来为文致力道德义理，反对浮词丽句，当与此有很大关系。魏了翁先后在蒲江和靖州创办鹤山书院，开门授业，弟子众多。其中有些人，与鹤山缔结师生之谊后，终身追随他，后来成为理学中的重要人物或国家重臣。主要有：

李从周（1193 - ?），字肩吾，一字子我，号岷州，彭山人。精通小学，所著《字通》今传世，工词，跟从魏了翁多年。鹤山贬居靖州，“居家于潭，而自与朋友李肩吾及长儿之靖”<sup>⑤</sup>。靖州时期，李从周始终伴随鹤山左右，切磋学问，吟咏唱酬。虞旼《字通·跋》云：“李君在魏文靖公门下，有师友之道焉。”

蒋重珍，字良贵，无锡人，嘉定十六年（1223）魏了翁任省试参详官，蒋重珍进士第一，于了翁执弟子礼，交往甚密。《宋元学案》列为鹤

①《宋史》卷四〇九《张忠恕传》，第12331页。

②《鹤山集》卷八五。

③叶适《师立斋铭》，《水心先生文集》卷二六，《四部丛刊》本。

④《耻堂存稿》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答丁大监黼》，《鹤山集》卷三四。

山门人，称：“先生本鹤山校试礼部门下士也，其后遂问业，尝有‘心授神予’之语。”<sup>①</sup>后蒋重珍于端平元年上书，乞召用魏了翁。

史绳祖，字庆长，眉山人，受业于魏了翁之门，著《学斋占笔》四卷。

吴泳（约 1180 – ?），字叔永，潼川（今属四川）人。魏了翁弟子，与鹤山素多书信往来，探讨学术，自称“某每谓侍郎文章天下所共知，而某知之为最深，愈于天下之人”<sup>②</sup>。著有《鹤林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鹤林集》“在西蜀文士中，继魏了翁《鹤山集》后，固无多让也”。

牟子才（? – 1265），字存叟，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人，魏了翁弟子。其父牟桂，字君锡，嘉定元年进士，鹤山曾上书荐举牟桂，事见《宣义郎致仕牟君墓志铭》（《鹤山集》卷七八）。牟子才从魏了翁游，后累官至权礼部尚书，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宋史》卷四一有一传。

税与权，字巽甫，巴郡（今属四川）人，魏了翁弟子。通经学，尝辑录鹤山与弟子间探讨学术的谈话为《师友雅言》。今《师友雅言》上下卷，收入《鹤山集》卷一〇九和卷一一〇。

**家族式交游。**是指魏了翁和对方的家庭或家族成员都有过从往还，其中又主要以如下方式形成：

联姻方式。如：

虞刚简（1164 – 1227），字仲易，一字子韶，学者称沧江先生，四川仁寿人，宋名相虞允文之孙，张栻门人。学问渊博，曾于成都创沧江书院，与当时蜀中博学硕儒论学其中，时有“二江九老”之称。鹤山《朝请大夫利州路提点刑狱主管冲佑观虞公墓志铭》云：“了翁试吏佐西川幕府，倾盖如故交。”<sup>③</sup>盖二人之交或始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魏了翁以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试西川幕府就任成都时。此后不久，鹤山与虞刚简结为亲戚。<sup>④</sup>又数年后，虞刚简从子虞旼娶了翁仲女，二人关系更为密切，切磋义理，唱酬往还，交游甚多。虞刚简有孪生兄弟虞方简，亦与鹤山有交。

刘甲，字师文，北宋名臣刘摯之后。《宋史》卷三九七有传。其子

①《宋元学案》卷八〇“鹤山学案”之“忠文蒋先生重珍”。

②《与魏鹤山书二》，《鹤林集》卷二八。

③《鹤山集》卷七六。

④魏了翁娶杨熹之女为妻，他的岳母与虞刚简妻为姊妹，故虞刚简遂为鹤山姨父。

参见彭东焕《魏了翁年谱》，第 82 页。

刘端友与了翁多有交往，其孙刘震孙后为了翁之婿。<sup>①</sup>

安丙，字子文，广安（今四川广安）人，《宋史》卷四〇二有传。安丙与鹤山交游素厚，其子安癸仲、孙安显孙亦与鹤山多有往来，后显孙婚娶了翁长女。又有王其贤（1182—1227），字能父，广安人，安丙之婿，亦与了翁有交接。

李炎震（1151—1214），字元修，宋初名臣李方之后。其女适了翁妻弟杨绰。李炎震卒，鹤山应其子之请为撰墓志铭，铭中记述李炎震逝后，其长子李世臣“与其族谋曰：‘先君子平生有言有德，不可以不肖嗣无闻于后，铭必图诸先友之亲且厚与笔之信且久者。’则以状求余铭。”<sup>②</sup>

黄之纯，字不已，魏了翁门生，娶了翁侄女为妻。

唐季乙，魏了翁门生，娶了翁同产兄高崇之女为妻。嘉定七年春，唐季乙赴京入对，过眉州，驻留三日，与鹤山论学，临行，鹤山赋诗相送。嘉定八年，唐季乙为绵州州学教授，鹤山又除郡舍馆之累月。事见《绵州教授承奉郎致仕唐君季乙墓志铭》（《鹤山集》卷七二），诗为《送唐述之赴廷对》（《鹤山集》卷七）。

刘光祖（1142—1222），字德修，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西北）人，为魏了翁继室杜氏之姨父。刘光祖与魏了翁乃忘年之交，唱酬往还颇多。

蹇君章，字晦卿，魏了翁侄子高斯得岳父。魏了翁为撰《朝奉大夫知荣州蹇君墓铭》，称“余知晦卿已久”<sup>③</sup>。

对方家庭或家族传承方式。如：

李壁（1159—1222），字季章，自号雁湖居士，眉州丹棱人，李焘第六子。博学能文，秉承家学，与父李焘、弟李臺享誉当时，时人比之眉山三苏，有“小三苏”之称。《宋史》卷三九八有传。魏了翁与李壁、李臺均有交往。端平元年，李臺应召入对，鹤山赋诗相送，诗为《送李季允赴召》（《鹤山集》卷一二）。

游仲鸿（1138—1215），字子正，果州（今四川南充）人，与魏了翁识于嘉定府任上。鹤山《游忠公仲鸿鉴虚集序》云：“嘉泰三年秋，予召入学省。道汉嘉，始识游忠公。”<sup>④</sup>按，嘉定古称“汉嘉”。游仲鸿之

<sup>①</sup> 据彭东焕《魏了翁年谱》，第98页。

<sup>②</sup> 《朝奉郎权发遣大宁监李君炎震墓志铭》，《鹤山集》卷七一。

<sup>③</sup> 《鹤山集》卷七五。

<sup>④</sup> 《鹤山集》卷五六。

子游似对了翁执弟子礼，魏了翁非常器重他，曾招游似至官府，相与探究学理。

李心传，字微之，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人，宁宗庆元二年（1196）应进士试不第，绝意不复应举，闭户著书。鹤山曾与李心传书，讨论“中和”二字义理，书为《答李监丞心传》<sup>①</sup>。李道传，字贯之，李心传仲弟，《宋史·李道传传》称其“笃于践履，气节卓然”（卷四三六）。嘉定六年（1214），鹤山有诗寄李道传，与之谈论虚灵天地之心，诗为《寄李考功道传》（《鹤山集》卷二）。

江埙，字叔文，崇安人。魏了翁贬居靖州时，江埙与之“青灯浊酒，旦夕谈论。令其子铄师事焉”<sup>②</sup>。

由以上例举可知，魏了翁的交游有如下特点：

第一，交游圈非常大，据此可以理解为何他的应酬文字很多，因他的祝寿诗词，挽悼诗词，平时交际诗词大都为他的交游而作。他与李壁、虞刚简、刘光祖、李肩吾等人的诗文往来颇多。据笔者统计，魏了翁先后与李壁唱和或赠与李壁的诗有八十四首，词十二首，文三篇；与虞刚简诗歌唱酬三十八首，词五首，文二篇；与刘光祖诗五首，词十六首；与李肩吾诗二十二首，文五篇。

第二，其应酬诗文也有家族式、连锁式特征。魏了翁的碑铭文字享誉其时，魏了翁友人张忠恕卒前，遗嘱其墓志必请了翁撰写。<sup>③</sup>更有许多人纷纷为亲人致请。闽人高纶为其父请墓志，辗转数千里。<sup>④</sup>魏了翁因此往往为友朋及其亲人多次执笔写作，如为刘光祖作寿词六首，为刘光祖妻贺生辰词一首；为李壁妻作寿诗二首；虞刚简妻赵氏卒，了翁为其作祭文《哭虞万州刚简妻赵氏文》（《鹤山集》卷九〇）、挽诗《挽虞万州刚简妻赵氏安人二首》（《鹤山集》卷九二）等。嘉定九年（1216）三月，魏了翁生母谯夫人寿辰，刘光祖、李壁、许奕、虞刚简等纷纷赋词祝寿，魏了翁一一作词答谢，有《叔母生日用许侍郎奕所和去岁词韵为谢》、《和虞万州刚简所惠叔母生日词韵》、《叔母生日刘左史光

<sup>①</sup>《鹤山集》卷三六。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将此书系于绍定四年（1231），巴蜀书社，1990年。

<sup>②</sup>《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〇“郡守江叔文先生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③</sup>见《直宝章阁提举冲佑观张公墓志铭》，《鹤山集》卷七七。

<sup>④</sup>见《处士高君墓志铭》，《鹤山集》卷七九。